

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孙中山研究

第二辑

K823.3
3-35
2:2

孙中山研究

第二辑

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B650378

孙 中 山 研 究
(第二辑)

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主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印张 1插图 303,000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80册

ISBN7-218-00276-5/K·55

*

定价 4.50元

BDW/02 ✓

目 录

孙中山与大西北	段云章 (1)
孙中山与中共广东区委的联系和合作	何锦洲 (26)
略论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关系	周兴梁 (38)
孙中山与北洋军阀	郭剑林 (73)
“孙吴联合”与1920—1923年苏俄的对华政策	[美]吴应铨 (90)
共产国际与国民党改组的若干问题	[苏]A·N·卡尔图诺娃 (112)
论孙中山的军事战略思想	毛振发 (127)
合情合理的程序 ——散论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	卢仲维 (153)
孙中山关于人民当家做主的学说 ——“权能分立论”评析之一	徐梁伯 (175)
论孙中山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道路	丁旭光 (195)
试论孙中山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	李守庸 严清华 曹应旺 刘光辉 (220)
孙中山废除不平等条约思想研究 ——兼论孙中山后期的对日态度	黄德发 (242)
革命·建设·救中国——略论孙中山的意志	贺跃夫 (264)

孙中山的“精神之建设”与“恢复一切国粹”

..... 吴雁南 何正清 (287)

开放意识与创新精神的升华

——孙中山文化思想初探..... 乐 正 (309)

孙中山文化思想刍议 左双文 (334)

一部富有启发性的著作

——《孙中山论》读后..... 马庆忠 (355)

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关孙中山的一批

未刊电文..... 黄比新辑译 (364)

一九一七年九月孙中山与河上清的谈话

..... [日]藤井升三 (371)

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中..... 广东省档案馆辑译 (380)

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文件 (410)

编者的话 (412)

孙中山与大西北

段云章

从西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包括今新疆在内的广袤大西北纳入中国版图起，尽管西北地区外患频仍，内部分裂迭起，但终未阻遏它和内地结成一个多民族大家庭的统一历史趋势。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①

追溯西北地区分裂与统一、后退与前进的错综复杂历史，我们自应缅怀人所熟知的张骞、班超、唐太宗、成吉思汗、清代康熙、乾隆、林则徐、左宗棠等等历史人物，他们曾为保卫和建设大西北、维护国家统一作出杰出贡献，对中国历史进程起过促进作用。资产阶级维新志士对此也有过相当震动人心的呼号。孙中山作为新时期的伟大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家，不仅继承了前辈的光荣传统，而且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高出于前辈和同辈的筹划和斗争，其事业虽未及身而成，其思想却仍在闪闪发亮，引导人们思考、奋勉和前进。

^①《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29页，中华书局版。

与前此爱国者都把保卫大西北同维护、扩大封建王朝联在一起有别，孙中山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力图团结国内各民族、推翻本国反动卖国统治，来维护大西北之免遭外国掠夺，保持与内地统一。

十九世纪初以后，在英国逐渐蚕食印度、沙俄逐步囊括中亚细亚诸汗国之后，英、俄竞相伸其魔爪于中国西北，构成“海澨之波涛未息，山陬之游檄纷来”^①的严重边疆危机。特别是沙俄，在从中国东北到西北的漫长中俄边界上，不断挑起边衅，掠占中国大片领土。在西北，加紧侵略新疆，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鲸吞了中国四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随后又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地区，横施挟胁。时人对此深恶痛绝，忧心如焚，他们指出沙俄虎狼成性，势将裹络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成为中国“心腹之疾”，批评李鸿章等“汲汲于东南，而不知其要害乃在西北也”^②。

上述情景对于正满怀爱国情愫、寻找救国道路的孙中山自是感触很深。他在一八九一年左右写的《农功》中提出：“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③基于这种考虑，他在一八九四年的《上李鸿章书》里，把游历新疆、关外，详订招民开垦计划，作为他

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0，第29页。

②陈炽：《庸书》“自叙”。

③《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6页。

“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①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包括这方面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孙中山就迅即把祖国正处于“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感，与酝酿中的民主革命意识相结合，升华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发之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②，武装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行动，出现了孙中山思想的飞跃。

一八九六——一九〇〇年，是帝国主义由掠占中国边疆发展到公然倡言瓜分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的年代，也是孙中山自称：“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③他之所以折而不挠、坚持革命，救国思想是其主因。怵目惊心的瓜分狂潮，促使他于一八九九年亲自编制《支那现势地图》。他在为这份地图写的“跋”中，满腔忧愤地写道：“邇来中国有志之士，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奋为雄，乘时报国。”当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主要表现为划分势力范围和强索铁路修筑权，并在中国掀起了第一次攫取路权的高潮。因此，孙中山在此地图中，对“其已割之岩疆，已分之铁路，则用着色表明，以便览者触目惊心云。”在这当中，孙中山诚然是着眼于全国，但他对沙俄侵华、对西北边疆危机给予特别注意。此可见诸以下几方面。

第一，孙中山在“跋”中特别指出：“中国舆图以俄人所测绘者为精审，盖俄人早具萧何之智，久已视此中华土地为彼囊中之物矣。故其考察支那之山川、险要、城郭、人民，较之他国舆地家尤为留意。”^④征之事实，确是如此。多年来，沙俄为了吞并中国

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5页。

②《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页。

③《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3页。

④《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7—188页。

领土以及利于军事、经济侵略，在利用编制地图，歪曲历史真相，迫签边界条约，掠占交通线等方面真是费尽心机。就西北而言，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就派遣了许多侦探、考察队，搜集新疆的政治经济情报，绘制中国的地图。一八六〇年完成了比例尺为每英寸五十俄里的谢克列契斯克和外伊犁边区测图。利用地图划定边界、强索中国西北领土的界约，从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九三年就有13次^①。在上述瓜分狂潮中，沙俄更对其磨牙欲噬地区的山川、险要等进行了深入探测，其所刊出之地图，“较之以前所有者，精粗悬绝矣。”^②孙中山之如此指出，可谓洞察事实，亦可见他对西北的关注。

第二，孙中山编制此图时，诚然已出现各国在华争路高潮，但着手兴筑铁路者仅俄、德、比、日四国，德国只投资经营胶济路，比利时只投资经营京汉铁路的北京至保定段，均与该国无直接联接。日本则只在攫夺到手的台湾经营基隆至新竹段。而沙俄则显得更加野心勃勃。它在东北攫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随后又获得清王朝给予俄国优先承筑北京向北或向东北俄界方向的铁路的承诺。而这又和其时沙俄正大力修筑的西伯利亚铁路相接轨，显出了沙俄席卷中国北部、进而鲸吞整个中国的架势。在西北，沙俄其时尚未修筑铁路，但通过迫签一个又一个通商章程，到十九世纪末，通商孔道已由一个扩大为四大孔道。天山南北各城都对俄商开放，俄人已占新疆人口二百分之一，控制了新疆的金融和商业，以致新疆入超逐年增加^③。孙中山其时对西北情况当然不可能全

①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442—447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②《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8页。

③参阅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464—469页。

面了解。但他对沙俄通过掠占交通线来扩大对华侵略既然洞察，对西北局势又早有关注，所以，他在此图中标出的计划修筑路线，通向西北者八占其二（一自北京至兰州，一自河北正定至西安），中部九占其三（一自南京至新疆，一自汉口至西安，一自潼关至西安）^①。这个比例似不大，但在当时国内铁路兴筑还刚开始，连沙俄、英国也尚未把铁路伸向中国西北边境之时，孙中山能如此筹划，可谓知机，并具有远见，诚为难能可贵。

第三，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在中国角逐的结果，贪婪而凶狠的沙俄所获最多。一八九八年，德国承认“中国北部各省，包括全部满洲、直隶及新疆在内”为沙俄“独占行动范围”^②。一八九九年，英、俄两国协议，长江以南为英国势力范围，长城以北为俄国势力范围。在西北，英、俄还背着中国政府私分了中国的帕米尔；并通过中俄密约，获得了开采新疆全省金矿的权利。但帝国主义在争夺中国的问题上又有种种猜忌和矛盾。孙中山最担心“俄人力任救清之责”^③，也对沙俄汹汹然扑向中国极为愤恨。他在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与宫崎寅藏的谈话中，特别提出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法、德与俄国解盟，“然后我得以利啖之，使专拒俄，或联东西成一大从，以压俄人东向之志。俄势一孤，我可优游以图治。”^④这个“东向”，就是指沙俄一贯采取的东北和西北双管齐下的钳形侵华攻势。孙中山在这里所表示的意图，当然也就包括对沙俄加紧侵略西北的防堵。

震慑于义和团爱国反帝运动的威力，以及帝国主义在华矛盾

①孙中山：《支那现势地图》，载《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4期。

②《德国外交部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201页。

③④《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1、181—182页。

的难以调和，帝国主义于二十世纪初被迫由倡言瓜分转而采取“不劳兵而有人国”的“保全主义”。沙俄虽然在口头上被迫赞同“保全”中国，实际上仍没有放弃上述钳形侵华攻势。侵入东北的俄军仍然赖着不走，又恫吓、挟制清廷承诺“满蒙及新疆……矿路及其他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他国或他国人；非俄允许，中国不得自行造路。”^①它激起了一九〇三年的拒俄运动，随着又激成了日俄争霸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孙中山在一九〇三年九月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里，对沙俄的侵华野心进行了较有力的揭露和抨击，其中多处提到沙俄侵略西北的问题。他谴责清政府“弃地贿俄，投虎自甘”的卖国行径，揭露日本企图“与俄结盟，让之东并满、蒙，西据伊（按指伊犁）、藏”，以换取日本“北收朝鲜，南领闽、浙”的分赃诡谋，指出“将来露（按即俄国）之收蒙古、举新疆”的侵略趋势，又复论证中国统一已数千年，“中国虽有离折〔析〕分崩之时，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是支那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至于清王朝则是“无望”的，“惟有听之支那国民，因其势顺其情而自立之，再造一新支那而已。”^②又一次明确地展抒了他那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保住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中国领土，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

依靠谁来达到这一目的呢？孙中山历来有一个联合大群、共图革命的思想。在其建立革命团体之初，就认为“中国今日政治日非，纲维日坏，强邻欺侮百姓，其原皆由众心不一，只图目前之私，不顾长久大局。不思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故“必须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

^①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03页。

^②《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3—224页。

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①这里的“有志华人”，是指不愿做奴隶的而又愿舍己报国的中国各族人民和海外爱国华侨。如果说，这还不够明确的话，那末，在中国各民族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情况下产生的《中国同盟会总章》里则明确规定：“凡国人所立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②这里的“国人”系指总章所述国内之部和国外之部的中国人；而国内之部又明载包括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陕西等省，也就是说，只要接受同盟会宗旨，西北各族人民都可加入革命行列。孙中山之所以这样做，在一次谈话中，他作了这样的申述：

“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③

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同盟会在西北各省建立了支部，西北各族优秀儿女投入了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促进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

辛亥革命的爆发，把实现全国民族民主统一的任务，提上了紧迫的历史议程。而当时帝国主义蠢蠢欲动，再次叫嚷瓜分中国；而国内起义各省互不统属；新兴党派又各立门户；同盟会内部也意见分歧。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提出了五个统一的主张，他特别强调民族、领土、内治三个统一，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

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页。

②③《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4、276页。

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独立各省必须联合，做到“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是曰内治之统一。”其近期目的就是要谋求“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①即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和统一。

孙中山的上述誓愿，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西北各族人民在革命党人发动和领导下纷举义帜。这些起义尽管多数为反动势力所镇压，或者其胜利果实为反动官僚、军人所篡夺，西北终未摆脱分裂局面。但孙中山坚决维护西北与内地革命统一的思想还是有所反映，并取得一定效果的。比如，当革命风气磅礴中原、震荡神州，清王朝已摇摇欲坠之时，陕甘总督长庚、西安将军升允、新疆巡抚袁大化、伊犁将军志锐等，妄图利用西北边徼遐荒、交通阻碍、风气蔽塞等特点，拥宣统割据西北，建立偏安朝廷，觅机卷土重来。詎知武昌起义不久，陕西即宣布独立，甘肃、宁夏、新疆亦相率举义。河州（今宁夏自治州）的农民反清起义檄文竟不无觉悟地痛斥“胡儿居九五之尊，同胞在覆盆之下”，“割地饲邻，夺人民将来之生路”^②。新疆的伊犁起义更是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革命党人杨缵绪、冯特民等所发动，随即建立了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并成立了五族联合会。伊犁革命政权虽被旧官僚杨增新所吞并，但也不能不在《新伊和议条件》中写进：“新疆应实行承认共和，

①《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页。

②《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489页。

总以不违背共和宪法为原则。”^①孙中山后来总结各族人民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时说：“辛亥武昌首义，举国应之，五族共和，遂深注于四亿同胞之心目。”^②“今日之中华民国，乃五族同胞合力造成。”^③无疑，孙中山这一公允的评价，也是基于他对西北各族人民的了解而发的。

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狂热地鼓吹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并力图乘机分割中国。与加紧策动外蒙“独立”和东北地区叛乱的同时，在新疆等地也制造事端，扩大侵略。他们再次出兵伊犁，并唆使外蒙军队进犯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地区，挑起了科阿战争。一九一二年六月，沙俄军队还利用其挑起的策勒村事件，侵入南疆喀什。孙中山虽对上述侵略行径没有提及，但他在对沙俄策动外蒙独立所发抗议通电中痛切指出：“我国人皆知蒙亡国亡，与其不抗俄屈辱而亡，孰若抗俄而为壮烈之亡”，“与其俯首而听人之瓜分，何如发奋一战以胜强俄，而固我国基于万代之为愈也”^④，显示了他对沙俄侵蒙与由此而扩大侵略东北和西北的狼子野心有较真切的认识。据此，他还多次发表演说，反复强调各族人民树立国家主人翁感，反对分裂，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他指出：“欲建巩固之国家，非大众一心，群策群力，不足以杜外人之覬覦。”“今日最要者，乃各省当统一是也。”如能以各族合而为一，则可称雄地球。”^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中山对英俄等国争夺中国西北有了加深的认识，它体现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写的《中国存亡问题》等著作中。他把英、俄争夺新疆等地与争夺中亚和世界霸权联系起

①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492页。

②《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3页。

③《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7页。

④⑤《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44—549、470—472页。

来，指出：“俄国自十八世纪之初，彼得政革以来，无时不有并吞世界之计划”，“而俄国之地势，实又足以成之。……其东与南，皆为荒野之国，力不足为俄害，而其土地则足以满俄国之欲”。①中国从西北到东北广阔地带，正好成为它的纵欲场所。包括新疆、外蒙、北满在内，沙俄染指我国土地达百分之四十二②。西伯利亚铁路之建成，正是完成其“久有北满、外蒙、新疆之布置，成一包围之况。”③英国以印度为基地，占阿富汗，其势力亦伸入新疆、西藏，但为联俄制德计，故对沙俄上述侵略计划，暂持容忍态度。这样，沙俄对中国西北的侵略，就更肆无忌惮了。孙中山还指出西北对于英俄争霸中亚、南亚以及与欧洲、非洲相联接的战略意义，它反映了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当世界霸主的意图。孙中山之所以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考虑到参战并不能有效地保卫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中国领土，而徒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如果把孙中山上述认识和他当时致力于反对军阀统治，并力图乘大战期间帝国主义相对放松压迫中国的时机，大力发展实业，增强国力联系起来看，应该说，孙中山的认识还是比较明智而符合实际的。

二

力图建设好大西北，来实现和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图振兴中华大业，这是孙中山思想的又一特点。

孙中山历来有一个很可贵的思想，就是把中国的近代化和各民族的团结奋斗、国家的独立统一联系在一起考虑。这一思想在

①②③《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79、45、82页。

《上李鸿章书》里初显端倪，而在一九一二年的演讲中多所抒发。他说：“今者五族共和，天下一家，建设方法非各省联络一气，同舟共济，万不足以建巩固之基础。况共和虽已成立，而列强尚未承认，危险之状，纷至沓来，是全在我四万万同胞，奋勇直前，不避险阻，不争意见，不尚权利，不分畛域，方可以达到真正共和之目的。”^①关于建设方法，他指出：“吾意对于各种工业，应即依次改良，使各族人均有生计，免致失业。苟起冲突，国必倾危。”^②他还慨然表示：“我深知不和将为国家带来危险，因之，我将运用我所有的影响力以努力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福利和我们资源的开发。”^③而占地辽阔、民族构成复杂、边衅特多、人民又极端穷困的西北地区，自是更为孙中山所关注。

西北，特别是新疆、甘肃、宁夏等地与内地交通不便，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很受影响。近代以来，虽在交通邮政方面有所改进，由官备马车，传驿输运，但车辆既少，司其事者又倚势作奸，行旅仍极艰难，怨声载道，以至驿车制都无法维持。孙中山早就重视“货畅其流”，对铁路建设尤为重视，他从中外观察对比中，认识到“数十年来，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输利便，运接灵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济之，虽有旱荒之灾，而无饥馑之患。故凡有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④。他虽然根据当时中国情势，主张在东南繁富之区先行筑路，次谋关外。但到1899年在《支那现势地图》中所提出的预定铁路规划，有如前述，仍提出了在其规划中具有一定地位的西

①②③《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0、469、394页。

④《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4页。

北铁路建设构想。到1912年，孙中山鉴于沙俄势力已深入外蒙，大大加深了东北、西北的边疆危机，因而更认为在铁路建设中，“北路更急。北路乃固圉之要道，亦破荒之急务，殖边移民，开源浚利，皆为天然之尾间。”照孙中山看来，“建筑铁道，应先以干路为重要。谋议干路，尤当先以沟通极不交通之干路为重要。”而“沟通全国之真干路，则有三条：一、南路：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点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超新疆而迄于伊犁。三、北路：起点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于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①这就是说，他主张速修三条干线，都以西北为终点，其对西北铁路建设之重视，自毋庸议。

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实业计划》，又把西北铁路建设提到很重要的地位。在这副宏伟蓝图的第一计划中，孙中山把兴建北方大港作为“第一部”，把以北方大港为起点、以西北极端为终点的“西北铁路系统”作为“第二部”，以殖民蒙古、新疆，开发新疆为“第三部”。在其第四计划中，他又提出前此所订西北铁路系统仅敷设七千英里于西北广大区域，尚不能满足该地区发展的需要，特增设“扩张西北铁路系统”，并在置于第四计划中的“中央铁路系统”中，把近一半的拟建线路通行西北。计“西北铁路系统”共八线，有六线通到新疆及其毗邻处，即北方大港至迪化（今乌鲁木齐）、迪化至伊犁、迪化至于圆、多伦诺尔，迪化干线结合点至恰克图，上述干线另一结合点至西北边境。“中央铁路系统”共二十四线，通往西北者十一线，即东方大港经陕西境

^①《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83—384页。